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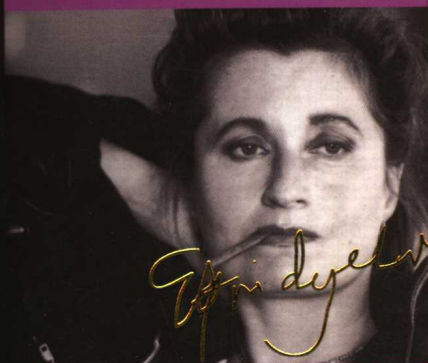
作者并不撬开地板，却是在草皮底下，
如同观察昆虫一般观察她的小说人物。

诺贝尔文学奖颁奖词



SVENSKA
AKADEMIEN

贫婪



2004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

耶利内克文集

ELFRIEDE JELINEK

长江文艺出版社

[奥]艾尔芙丽德·耶利内克/著
杜新华 吴裕康/译

贫婪



2004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

耶利内克文集

ELFRIEDE JELINEK

长江文艺出版社

[奥]艾尔芙丽德·耶利内克/著
杜新华 吴裕康/译

新出图证(鄂)字 03 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贪婪/(奥)艾尔美丽德·耶利内克著 杜新华 吴裕康译

武汉:长江文艺出版社,2005.3

ISBN 7-5354-2994-7

I. 贪…

II. ①艾… ②杜… ③吴…

III. 长篇小说-奥地利-现代

IV. I521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5)第 016093 号

策 划:刘硕良 严小额

责任编辑:白烨 霍晶

装帧设计:蒋宏工作室

责任印制:吴竹敏

出版:长江文艺出版社(电话:87679307 传真:87679300 邮编:430070)

(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·湖北出版文化城 B 座 10 层)

发行:长江文艺出版社(电话:87679362 87679361)

<http://www.cjlap.com>

E-mail: cjlap2004@hotmail.com

印刷:华中科技大学印刷厂

开本:640×960 毫米 1/16 印张:19.5 插页:1

版次:2005 年 3 月第 1 版 2005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
字数:240 千字 印数:1-20000 册

定价:28.00 元

版权所有,盗版必究(举报电话:87679307 87679310)

本社常年法律顾问:中国版权保护中心法律部

(图书出现印装问题,本社负责调换)



2004 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、奥地利女作家艾尔芙丽德·耶利内克(1946~),她
是自 1901 年诺贝尔文学奖开始颁发以来第十位获此殊荣的女性

·译本前言·

异样的挑战 独有的美景

杜新华

翻译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作品，如同攀登一座风景这边独好的山峰，在开始翻译之前，期盼着翻过这座山之后能看到一片从未见过的美景，然而在攀登艾尔弗丽德·耶利内克这座险峰的时候，遇到的更多是荆棘坎坷，而不是鲜花绿野。在向朋友们诉说攀缘之难的时候，时常听到一些非专业人士这样说：“耶利内克？就是那个写得挺‘色’的作家吧？”这种“一字评”，实在令人有啼笑皆非之感，从而也更急切地盼望着越来越多的中文版面世，让读者们看到一个全面的耶利内克。

在读《贪婪》之前，浏览了一些相关评论，据说这部小说与侦探小说有些类似，而作者本人在2004年12月接受《法兰克福汇报》采访时也曾提到，“《贪婪》勉强有些侦探小说的意味。”曾以为耶利内克要将《贪婪》包上一层侦探小说的外壳来引起读者的兴趣，本书的副标题也的确是“一部娱乐小说”，读了部分章节之后却发现，耶利内克用这个副标题跟读者开了一个大玩笑，这部作品连借助侦探小说的外在形式都谈不上，最多是以此来做零零星星的点缀。耶利内克不会为了讨巧而改变自己的文风，她仍然是那个个性鲜明、毫不妥协的耶利内克，她坚持要说她想说的话，坚持以她的方式来说话。

《贪婪》的情节是很简单的，主角是奥地利一个偏僻小镇上的警官库



诺贝尔文学奖得主
耶利内克

尔特·雅尼什,对这个人物,作者在开篇第二段就用书名这个关键词为他定了性,“现在,警官完全被一种贪婪控制了。”这种贪婪针对的是财产,说得更具体些是房产和地产。他借助自己英俊的外表和工作之便,与有房产的单身女性搭上关系,从而霸占其财产,另一主角格尔蒂就是他的牺牲品之一。而库尔特同时又勾上了小姑娘佳比,因佳比有可能危害到他谋夺房产的计划,将她杀死,沉尸于镇外的人工湖中。就是这一点简单的情节,也被作者切割得七零八落,分散在几个人物的对白和独白以及作者的叙述中。在读到第二章警官抗着一个塑料包往湖边走的时候,智商再低的人也知道他就是那个杀人凶手,也彻底明白了作者的目的决不是讲一个娱乐性的侦探故事。

自从1970年出版了第一部长篇小说《我们是诱鸟,宝贝!》以来,至2000年的《贪婪》,耶利内克共有九部长篇小说,其创作间歇都在三至五年之间。在这九部作品中,主题的侧重各有不同,在德语国家大为轰动、争议不休的《情欲》中,将男女之间猎捕与被猎捕、压抑与被压抑的关系写得异常尖锐,《啊,荒野》中突出的是保护原生态大自然的紧迫感,至于中国读者早闻大名的《钢琴教师》中被名利心所扭曲的亲情,《米夏埃尔》中青少年被娱乐工业这个现代怪物毒害的现象,《死者的孩子们》对奥地利描写成“死人国度”的尖刻批评,在《贪婪》中都有所体现。《贪婪》甫一面世之时,《维也纳日报》不无调侃地说:“将《贪婪》看成对奥地利内政的艺术性批评也未尝不可。”实际上,作为社会批评家的耶利内克丝毫不逊色于作为作家的耶利内克,她观察社会的独特视角和独特的观点,使得她的几乎每部作品都是社会批评的大拼盘,《贪婪》也不例外。当然这个拼盘里还是有主菜有副菜的,其中最主要的就是“贪婪”这个词。书中的小镇当是耶利内克眼中奥地利社会的缩影,一方面,现代社会的生活方式已经冲击到了这里,而另一方面,这又是一个闭塞保守、以前人之法为法的偏狭之地。头脑里充塞着聚敛财物之欲的库尔特,就是这两种生存方式催生出来的一个现代怪胎。在这双重压力之下,善良和真诚等人类的美德在财产这个“硬道理”面前弱化到了零,人的价值完全要靠财产这个硬通的价值来称

量,这种价值观上的无形压力,将库尔特变成了追逐财富的动物,学业、职业乃至相貌身体都是这场追逐中用以加速的工具。作者尖刻地指出,在库尔特眼中,无论是妻子莛弄的花草,还是格尔蒂家中的小摆设,全都是只会占地方而没有任何价值的东西。尽管这个人物来自奥地利的乡下,但他的贪婪经作者放大之后,可以说是现代社会中的一个典型性格。在耶利内克着墨不多的库尔特之妻、佳比之母及男朋友等人物中,同样也能够感受到两种相互渗透纠结的生存状态。另外,尖利的描画,用幽默的笔调来平衡,是耶利内克的一个特点,也是殊堪玩味之处。

如果说库尔特对财产的贪婪还是清醒的,是有谋有略的,那么他的肉欲贪婪则完全是本能的驱使,是茫无头绪的,他对格尔蒂暴虐的方式花样百出,对她的占有是摧毁性的,如强迫她用不喜欢的方式作爱,如公然在她的家中与佳比做爱。与《情欲》类似,本书中也有大量性描写,但作者的意图决不是为了吸引读者眼球而卖弄的噱头,相反,有些段落采用的比喻甚至可以说是隐晦的,再利用德语中很多词汇的多义性,毫无刺目之感,如 Organ 一词同时有着“机构”和“器官”的含义,作者将格尔蒂的身体比喻成一个由各个分支组成的机构,这个机构必须听命于库尔特的指挥。在诺贝尔奖授奖辞中对《情欲》的评价同样适用于《贪婪》:“耶利内克将对女性实施性强权描写成我们这个文化的基本模式,在这里,她的社会分析深入到了对文明批判的深处。”透过表面的性描写,直击人心的是一种原始、赤裸而残酷的征服欲,这已经远远不是一个男人对一个女人身体的征服,而是社会中强势群体对弱势群体的征服。问题是,谁生来应该是强者?谁生来应该是弱者?强弱又是如何转化的?对于耶利内克的社会观以及对男女关系的定位,仁者见仁智者见智,但在她无情的笔锋下,不能不引发人的思索。

还听到一些评论说,耶利内克缺乏博大的人文关怀,这种论调未免有些偏激,对耶利内克的了解有些片面,似乎还是只盯着她作品中的“色”。我向来觉得,对生态环境的关怀,是一个作家最真诚的关怀,借助一句说滥了的广告语,毕竟“我们只有一个地球”。《贪婪》中的另一个焦点问题,



诺贝尔文学奖得主
耶利内克

便是人与生态环境的关系问题,而在这个问题上,依然与“贪婪”主题纠缠在一起,人类对大自然竭泽而渔的做法,将大自然的种种财富掠为己有,正是由于欲望的驱使,由于欲壑难填,要将大自然的一切加以改造征服,为我所用。读者可以看到,耶利内克与大多数有着宗教信仰的欧洲人不同,她对上帝毫无敬畏之心,不时将上帝这位人造的“造物主”扯出来戏弄一番,她敬畏的是真正的“造物主”,是大自然。我感觉耶利内克的自然观似乎更贴近中国哲学传统中“天人合一”的思想,如庄子“天地与我并生,万物与我为一”的观点,人与自然不应该是掠夺与被掠夺、利用与被利用的对立关系,山应该按它本来的姿势挺立着,水应该按它本来的方向流淌着,而人类与万物一样应当只是这个系统中的一部分。如果人一定要和自然对立起来,就必然受到自然的报复,就像《贪婪》中这样,大自然遭到人类无休止的戕害,山被“掏出了五脏六腑”供人开采,水俯首贴耳流进了管子里供人饮用,人们为了填埋修路的渣土挖出一个大坑,又为了获得旅游经济效益将它改造成一个人工湖,这样的扭曲让大自然先是无奈,继而愤怒,以塌方、泥石流、洪水、雪崩等方式向人类进行报复。耶利内克对山或水都做了拟人化的描写,这种拟人的写法具备更强大的冲击力,仿佛让读者感受到大自然的切肤之痛。

从结构上讲,《贪婪》完全是一部“反小说”,耶利内克这样疾如闪电般变换叙述者的身份,自己也时时插在其中,确实有些令人眼花缭乱,让读者有无所适从之感,不知在阅读时应该保持一种什么样的态度,什么样的身份,有时觉得自己是一个倾听者,有时又觉得自己在跟作者一起写这本书。如果沉浸于其中,作者不时跳出来提醒你你是读者,如果作壁上观,完全置身事外,难免被搅得昏头胀脑,只好掩卷作罢。耶利内克刻意要谋求的正是若即若离的感觉,2000年10月27日《维也纳日报》的评论中说,“引人注意的是,耶利内克作为叙述者一再出现在《贪婪》的背景中,来批评或是评论情节、人物乃至她自己。这种方式,与‘娱乐小说’的整个讽刺的氛围是谐调的。”当然,这个评价是针对于耶利内克的德文本,而在中文版本中,由于文化背景的差异和我们作为译者有限的水平,“娱乐”也罢,

“讽刺”也罢，恐怕都要打点折扣。抛开这些因素，仅从叙述手法上讲，《贪婪》的确是对阅读的一种折磨，但从另一方面讲，它又何尝不是对阅读的考验，而通过了这种考验又何尝不会带来某种丰富和提升。应该说，《贪婪》不是只用于“养眼”的作品，它要求读者调动起自己的智慧和想象，这就不难寻找到与作者的契合与共鸣。德国文化部长克里斯蒂娜·魏斯说耶利内克的作品是“一种语言现象，是持久的挑战，也是苛刻的要求”，确是的评。

至于耶利内克作品中特殊的奥地利背景以及她的语言，她的作品到底可译不可译，她在接受《法兰克福汇报》采访时回答说：“我继承的是维也纳派的传统，从早期的维特根斯坦，到卡尔·克劳斯，再到维也纳派。这是一种完全以语言为中心的文学，在内容上并不是很下功夫，而是在语调，在语言的声音上，这是无法翻译的。”的确，耶利内克的语言向译者提出了相当大的挑战，她频频使用多义字、音似字、改头换面的成语、古怪的象征比喻，这其中最让我深有感触的就是一些复合词，在德语中，只要换个前缀，词义相差十万八千里，而耶利内克就顺势转到了别的话题，这时候的她显示出了自己率性的一面，如她自己所说：“不知哪里冒出来一个句子，我可以用它，然后这个句子推着我向前走，以此类推。我常说，语言就像一条狗，它拉着皮带向前跑，你只好跟着跑。”在《贪婪》中，她依然豢养了一条“语言狗”，这条活蹦乱跳的狗当然有其可爱之处，尤其是在诺贝尔奖授奖辞中强调的“音乐性”上，读起来真是“大珠小珠落玉盘”，但在转换成中文的时候，就令我们大为挠头了，有些地方我们勉力将德国猎犬画成京叭，有些地方只好加个注解，给这条狗挂个牌子示众。

译《贪婪》的过程中饱含着苦与乐，但翻过了这座山，的确看到了一片独特的风景，愿将这片风景与读者朋友们共享，但这片风景中难免有着被我们疏漏或是踩歪了的草木，希望您能向我们指出来，让一草一木都按照它“自然”的面貌生长。

2005年元宵前夕·北京

目 录

译本前言/ 异样的挑战 独有的美景 杜新华

第一章	1
第二章	47
第三章	118
第四章	140
第五章	199
第六章	222
第七章	237
第八章	260
第九章	278

第一章

今天,警官库尔特·雅尼什又看了看那张照片。照片上是他的父亲雅尼什上校,正在向国王敬礼。那是三十年前的事了。看,父亲还站在那儿,显然是在强迫自己,不要做出精神抖擞的立正动作,但是,怎么回事呢,那里并没有任何能阻拦他的东西呀。他的肩膀软塌塌的,显得有些犹疑,似乎压得他的身子向前探着。也许这只是他在经常练习的敬礼动作中的附属品吧,他下意识地 toward 君主鞠了一躬。而他的儿子穿着像蛇一样扎得紧紧的运动装,站在城堡前,把身上收拾得利利索索,这样,在开始跑步之前,身上就可以慢慢暖和起来。儿子再也不用去服侍什么人了,而父亲还有差使要做,塌着肩膀,但紧握着双拳,穿过尘土飞扬的公路,走向那辆破破烂烂的汽车。也许儿子的本事更大些,有本事支使别人,他的外貌勾起了我的好奇心:一张略微有些棱角的脸,那些任何人都愿意借其炫耀自己的思想,在这张脸上却仿佛只是羞怯地一掠而过。就是这样。但他的意愿应该是写在脸上的吧,他会怎样利用它呢?船减速了,信号灯打开了,一直是绿灯,他那与其他人之间的细微差别更大了。



诺贝尔文学奖得主
耶利内克

警官被一种贪婪完全控制了,它是不知不觉来到的,但最终还是被邻居们发觉了(他们这时候的惊异之情,就好像在前花园里发现了一株幼苗,你根本不知道它是从哪儿来,反正不是买来的!)。有人会时而查查地产登记册,看看这位警官企图用生活的书册掩盖什么。现在,他这只船已经停下了,他发现了目标。桨收起来了,锚放下去了,网撒出去了。也许,在这位警官心里,原本也容纳了另外一些东西,一些美好的、理智的东西?警官,一个看上去有些花心的英俊男人,他让我们这些女人多么心仪啊。那就动手吧。男人向女人撒谎,不仅仅是为了维护世界和平,也是为了让她们对自己产生依赖心理,更何况女人还能提供更好的东西,她们的全部思想、感觉和许多彩色毛线织成的东西。我们,尤其是上了点年岁的女人,并没有通过我们身体的小窗见识过多少东西,所以对我们自身还感到那么陌生,这是非常容易理解的事!可惜,我们这些对爱情如饥似渴的女人不认识这位警官(公路上那些“花朵”就在他的公务车前面驶过,可我们不在场啊)。别着急,我这就开始做:为了不妨碍您这一点点和大家一样建立在虚幻基础上的幸福爱情,我很愿意现在就独自承担起讲故事的任务。您别插嘴!为了阻止大家的肉搏战,我还没有好好察看一下我的任务呢。也没有好好观察一下这个男人的决心。不过我已经感觉到了,这份决心所针对的目标已经很明确了,但是我知道,它已寻觅了很久,而且会在最易腐败变质的人体上找到。一个人了解了自己,马上就想推己及人,可是,别人也想这样啊。

现在,他们两个,国王与他的司机兼卫士,都已经去世了。那时,警官的父亲满腔自豪,开着那辆会跳舞的黑色汽车,从格拉茨火车站(国王是从维也纳坐火车穿过塞姆林地区去进行国事访问的),按事先的规定驶过穆尔桥,然后大摇大摆地冲进了几个世纪之前有钱人寄存铠甲的军械库。儿子还保留着父亲的桌子,此时,他想,一个人怎么能痛

恨生命呢。他转过脸来,迎着山风。透过他阁楼的小窗,可以看到一个小小的兽窝,几张软软的兽嘴藏在里面。这些野兽无论是公是母,很快就会被射杀,很多野兽将被射杀,只除了母兽,在这个季节,出于母道的考虑,它们还是受保护的。其他的就不管了。即便是兽类——虽然这是错误的——也要经常谋求与其他野兽的亲近,同样,警官也很喜欢到旅馆里交交朋友,顺便做点小生意(如果做钟表和珠宝生意,那还是到县城去吧!在那儿,不会有那么多人认识你)。因此,很多人都把他看成一个好伙伴,他可以提供更便宜的建筑工具和建筑材料。不过,如果往这个圈子里走得更深些,他就会发现,那里相当黑暗,暗得让人不知道身在何处。他每隔几个月就要像打架一样喝一顿酒,但很少有目标。这没有什么可奇怪的,他是以喝酒来为自己照亮。他的同伴们并没看到他身上阴暗的一面,也许他们偶尔有所察觉,但他们的妻子却能感觉到,并且被强烈地吸引,到了热血沸腾的地步。他们却不愿意相信他们的妻子。如果一个人只靠书本来认识一切事物,那么他最好现在就动手实干。

是我弄错了吗,还是几年前就有人在这里发现了永远解释不清的东西?当我翻开这张旧报纸的时候,我看到的是什么?那是一张灿烂的脸,在云杉低垂的枝叶下微微闪着光芒,像一轮娇小的月亮。这张脸在讲述着什么,但它不能继续说下去了,因为有一只有力的手落在咽喉处,衣服被扯了下来,面部的纹路在颤抖;那条经不住恳求而好意地允许别人自由行驶的轨道,现在肿胀起来了,断裂了,而躯体的根部,那两条腿,被人拉扯,被人晃动,一直到无法继续下去,一直到被人从干裂的土地中连根拔起来为止。我们常常看到警方发布的公告里尽是笑料,可现在它在哪儿呢?花木移盆时要用的腐殖土哪儿去了?牛仔装看起来根本穿不进去了,接缝处绽裂开来,一条裙子飞了起来,从天而降,落在地面上,将自己变成了一个将姑娘的脸遮起来的口袋,它很不



诺贝尔文学奖得主
耶利内克

情愿,因为它本不是为此而缝制的。现在,我们应该在哪里打上这样一个烙印,让这个本来让很多人感兴趣的姑娘一心只向往着安眠呢?因为与睡觉相对的是疯狂的玩闹,而她对此已经了解到了最后一根纤维,并且已经认识到,她应该拒绝这些活动了。

警官有时有些紧张,因为村民们还是根本不了解他,尽管以前他拼命用善良和友情作为自己的迷彩服,于是他又喝起酒来,没办法的时候就一个人喝。他偷偷窥视着的地产的女主人们,一直爱抚着他两脚之间和脚下的土地,直到他觉得这土地太烫了为止。他就是这样一个人充满活力的高大男人,几乎没有什么事情是他摆不平的。他是精品中的精品,只是在橱窗里摆放得太久了一点,多少人都看到了他,却并没有把他买走。在那段时间里,他只认识那个因使用太多已被烧坏的电话之前方圆一米的地方,还有就是门前的路,以及在县城里作为双人床来卖的漂亮的床,包括床上的新缎面床单。其余的有什么用呢。

恨一个人是不好的,不过,您得告诉我您恨的是谁,我才能下断语,这是好还是坏。有些人身上有这样一种他们所需要的能量,就像“战神巧克力”,它是由战神亲自派来的,落进人类的体内,直至融化。飞行员也不能仅仅靠弹射座椅救自己的命。仇恨会让你很快衰老。它推动着时间前行,但如果时间注视着我们,它总是要溜走的。如果和一个外表和气、身穿官衣、对总是跟在身后的一群女人颇有吸引力的人不期而遇,人人都会认为自己会和他交上朋友。只要不是在打仗,为什么要仇恨呢?将来,人们会再一次谋划一场战争,战争将一切都射到我们体内,究竟有多少,要看对手的愤怒程度如何。要想阻止战争的发生,只能通过对生命的热爱和亲手制作的一张铁幕。这种东西,在我们的仓库里是没有储备的,只有在有人偶尔经过的时候,那里才会出现两张极软的鸭绒被。我们提供的不是这些,而是我们之间的战场,直到

我们之间的土地遭到蹂躏为止。然而,这片土地已经被雨水和对邻家财产的欲望泡得松软,不适合做战场了。不过,我们一定会让邻居屈服,因为他若是不拆掉那堵墙,那道妨碍了我们视线的难看的篱笆,我们就威胁他要报警。警官愿意在别人面前装出一副爽直、勤奋和开朗的样子,当别人面对着他的时候,这些品质也应该催生出别人对生命的热爱吧。不过,这种货品也是没有多少库存的。火焰在这个浪子体内熊熊燃烧,在他的体内,正在复制着我们本原的灵魂。然而,我们回望他的时候,露出的又是一张多么可怕的脸庞啊。我们当中没有一个人回头看这位做着权势与伟业的美梦的警官,因为我们对这个男人还不感兴趣,这实在不公平。如果他的建筑规划要在我们的线路、我们的小房子和我们的私有住宅上打主意,那局面就会很快改观了。但愿我能让您看到他的快乐的一瞬间,但愿我能做到!不过我很怀疑这一点,因为我现在已经开始不喜欢他了。人家经常指责我,说我傻乎乎地站在那儿,在我的人物立起来之前就让他们倒下了,老实说,这是因为他们很快就让我感觉乏味了。也许就在此时,就在这位国家公仆正埋头于自己偷来的别人的房屋结构图的时候?也许他此时比我们更快乐吧?而这就应该让我们感兴趣吗?

不过,我担心,要想让我们这帮活人为他忙碌,那得到我们以共和国的名义对他讲话才行,那需要很多的时间。还是让我用我这不会有什么听众的歌声来填满这段时间吧。做一个快乐的漫游者没什么不对,不过,有些人并不适合于扮演这个角色,尽管雪莲花已经将它们的小爪子伸向泥土——是啊,春天已经来了,我们为此而快乐——就像要将泥土吃进去一样,而不是任由自己早早晚晚在鞋跟底下过日子。有时,库尔特·雅尼什也在问自己,这阴暗的东西来自何处。(也许是因为他的职业,他有些有利条件吧,总是这样的,当你觉得现在灯泡的寿命大概到了的时候,它却偏偏更暗了。谁会在夜里把卷帘放下来?只有



诺贝尔文学奖得主
耶利内克

在早晨畏惧日光的人！)他不明白。他的父母并没小瞧过他,也没鼓励过他,哪一方面都没有过,即使在他小小年纪就那么漂亮可爱的相貌方面,也并没怂恿他朝这条路走下去。但总会有人出现的,并且向他扬起手来要求搭车,也许还是个可爱的小姑娘呢。他这副聪明、开朗、诱人却又强壮的形象,当然有人需要。别人对这副形象无能为力,警官却能够,因为他一直在训练它。上帝将这个形象赐予他,又赋予他一项使命,让别人一看到这个形象就忘记了要顺从上帝。女人在自己的外表上花更多的工夫,为此跟着那些企业乱转,而企业的产品之间总是有矛盾的,否则的话,怎么会冒出来那么多产品呢?以后我们将要研究警官的罪行,而对于这些罪行,他本人很少用头脑去想一想。他更关心的是头脑的表面,用梳子梳一梳,像用锤子敲打岩石一样,在浓密的深黄色头发中分出印来。之前他先把梳子用水蘸湿,于是他的脑袋像淋了雨一样,但是,人总是应该避雨的啊。现在,警官已经爬到了一个很高的位置,连他那已经长大成人的儿子也有了一个很好的职位,虽然不是邮政总局里的职位^①,要是那样的话,他就会跟父亲的部门起冲突了。对了,我还要说的是:儿子还有一所小房子呢,尽管并不是真正属于他,但也很不错了。房子是通过终身养老金得到的。不过,令人遗憾而且料想不到的是,目前还是房主的那个人,虽然时好时坏,却还是顽强地活着,看外表已经风烛残年了:那是一位老太太,她很少出家门呼吸一下新鲜空气,本来,警官的儿媳有责任每天领她出来遛遛,放放风,不过,谁能一个人干那么多活儿呢。又不能拿铃兰叶子之类的东西杀了她,那还为时尚早,在这个很窄的小圈子里会产生风言风语,而且,这群人会蔓生成密不透风的藤架(架上果实累累啊!),一丛不透风的灌木,像一张捕兽网,首先,以此来保护自己不受罪犯的伤害,然后,如果罪犯没有自绝于人民,就把他移交给公正的审判机构。警官的儿

^①在德语里,“职位”(posten)和“邮政”(post)相近。

子有个妻子,她是属于上帝和童贞玛利亚的,每个星期天的早晨和每天傍晚,她都要到教堂去,在圣龛前不流血地奉献自己。她受的就是这样的教育,而且,她服从自己的意愿,自觉自愿地坚持下去。那些修女并没强迫她这样,她们曾对她精雕细琢,让她有朝一日可以穿过天堂的大门。十年前她生了一个孩子,是个儿子,这是婚姻唯一的意义和目标。本来很想要个女儿,或者多生几个。上帝并没有说过,她必须给一个老太太换尿布啊。这个年轻女人的头脑是很固执的,而教会的观念是世上最顽固的东西,因此,她就可以任由老太太躺在自己的屎尿中间,直到晚上,或者直到她烂掉。我们现在要去做晚间的弥撒了,就让她坚持到睡觉的时候好了。是那个老太太,不是教堂^①。教堂坚持的时间要长得多,也不需要尿布。因为它吃啊,吃啊,却从来不肯排出来。也许就是它教会了我们这样做吧,啊,不,我们以前就会这本事。现在,我们来说说那儿子的名字吧,他叫恩斯特·雅尼什,他的儿子叫帕特里克,而那个做妻子的呢,一半是属于上帝的,老太太则有八分之七都属于上帝了。她每天可以毫不费力地吞下两升食物,必须给她这么多,否则她就要大吵大闹;所以就会产生大量的排泄物,而她又不能上厕所,因为在这栋迟早要归警官的孩子们所有的房子里,厕所是建在下面一层的,再说别人也经常要用嘛。在老太太把自己的命运交到一位公务员手里时,她没有想到会是这样。我在这里写的这些可不是化验报告。我想,那“早期肝硬化”的诊断是板上钉钉的事情。当上帝将老太太那剩余的八分之一拿走的时候,他本人会躲到一边置若罔闻,对那些罪人视而不见。无所谓啦。到时候,这房子会归警官的儿子所有,而上帝呢,他从来没沾过什么光,一点也没有,谁会与上帝分享呢,这笔账我们算得过来。上帝所得到的是我们的罪行,有这些他就应该满足了。

那些许诺过多次的、有希望得到的产业为数庞大,比我在这里可

^①在德语中,“老太太”和“教堂”都是阴性名词,指示代词是一样的。